

越野赛跑

艾伟 著



越野赛跑

越野赛跑

艾伟 著

I247.5/2270

RBB83/06



21597784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越野赛跑/艾伟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1. 10

ISBN 7-02-003482-9

I. 越… II. 艾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0864 号

责任编辑:刘 稚

责任校对:刘 稚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越野赛跑

Yue Ye Sai Pao

艾 伟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53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 插页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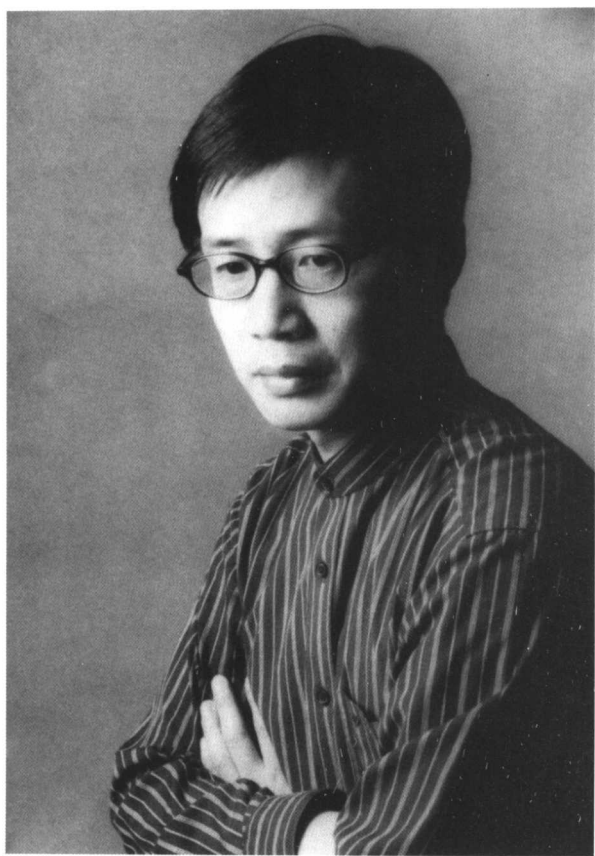
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: 7-02-003482-9/1·2647

定价 16.80 元



作 者 像

目 录

上 卷

- 第 一 章 马儿的来历 / 3
- 第 二 章 情感问题 / 25
- 第 三 章 一下子生动起来 / 49
- 第 四 章 步年是一匹马 / 68
- 第 五 章 结婚 / 88
- 第 六 章 美好的生活 / 112
- 第 七 章 月光下的运动会 / 131
- 第 八 章 马儿的神奇经历或两匹马 / 148
- 第 九 章 葬礼 / 171

下 卷

- 第 十 章 马儿发情了 / 187
- 第十一章 昆虫食品或兄弟俩 / 204
- 第十二章 步青结婚了 / 225
- 第十三章 变幻不定的生活 / 240
- 第十四章 谁比马儿跑得更快(一) / 259
- 第十五章 步年娶了个城里女人 / 281
- 第十六章 谁比马儿跑得更快(二) / 302
- 第十七章 小荷花突然醒了过来 / 322
- 第十八章 和马儿一起飞翔 / 335

障 碍(代后记) / 346

……到处都同样是一场不知道通往
何处的越野赛跑。

——威廉·福克纳

— — — — —

上 卷

第一章

马儿的来历

1.

我们生活在南方的一座安静的村庄里。我们的村子不大，交通也不发达，通往外面世界的只有一条把村子一分为二的横贯南北的石子路(后来这条路有了个社会主义式的名字叫机耕路)。我们村里的人出去的少，进来的也不多，来的人总是那些货郎或别的诸如扫烟囱者、锡匠和箍桶匠等手工劳动者。我们村的东边是田野，但平地不算多，不远处就是山，越往东山就越多。山里边还有一个叫天柱的地方，老是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。我们村的西边有条江，但这条江对孩子们更有意义一点，因为他们在夏天时可以去游泳，在别的季节可以去钓鱼。对大人来说，这条江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朝西走，除非他想自杀(事实上，这条江上自杀过不少人)，因为江上没有桥。江对面有一些村庄。我们认为那里比我们这边热闹。可这也不一定。这样的环境应该称得上安静的。但环境好不一定村庄就平静，后来我们村庄就出了很多事情，也称得上轰轰烈烈。

1965年秋天的某个晚上，我们村庄突然开进一支军队，是解放军。解放军讲纪律，他们不太愿意麻烦老百姓，他们不声不响地在天柱山脚下搭起了帐篷，住了下来。他们虽然是一支庞大的队伍，可行军时静悄悄的，他们的到来当然引出几声狗吠，但我们村的人都睡得比较死，因此我们村的人都不知道军队开了过来。我们村的人是第二天才知道这件事的，但老百姓对解放军有安全感，他们虽然不知道军队为何而来，可他们知道军队不是来打仗的。因为没仗可打。国民党早已逃到台湾去了，美国佬也被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击溃了，而我们南方离苏修又比较远，要打也找不到敌人。我们都不关心军队来干什么，我们关心的是另外一些事。

比如，军队开进来的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村头突然飞奔而过几匹马，这是我们村里人感兴趣的。事实上，就是因为我们村子里的人见到马儿疾驰而过，见到马背上的解放军才猜到军队开进了我们村的。那天还有点雾，我们村一有雾，风景就有点像国画。村子东边的群山几乎隐了去，村子各家房子前后的苦楝树丛像是浮在半空中，一些飞鸟在看不见的地方聒噪，它们八成栖息在附近的电线杆上梳理自己的羽毛。我们村里的大人和孩子都喜欢早起，起床后他们就聚在村头的高音喇叭下谈天。高音喇叭要晚些时候才响，这之前，人们就喝着茶，开粗俗的玩笑。玩笑的内容大都是昨晚上床上的事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马儿从村头奔驰过来，由于雾气太重，马儿像是从天而降。这就是说，马儿像天兵天将，马儿像是驾着云朵而来。事实上，我们村的人事后都是这么说的，他们说：难怪美帝苏修都怕我人民军队，原来解放军比天兵天将还神呢！我们南方没有马，我们是第一次见到马，所以对马儿很感兴趣。对解放军的威武我们村的人看法是一致的，但其他方面就有点分歧。比如，刚才究竟飞过去几

匹马,这些马是白马还是黑马,就有不同的说法。开始时意见很多战线极混乱,但争了一会儿,基本上分成二派。一派以老金法为代表,认为刚才跑过去三匹马,但马是白的。另一派以守仁为代表,也认为刚才跑过去的马儿是三匹,但马儿是黑的。老金法参加过游击队,因此自认为是我们村的元老,平时好发表个意见在所难免。但我们村的人似乎对老金法也不是很买账,关于老金法在部队的身份也有多种说法,并且这几种说法都不够高大英勇。比如有人说老金法在部队只不过是养个猪佬;又比如有人说他在部队什么都不干,也不是部队的人,只是替游击队淘粪坑的人;再比如还有人传说老金法为什么只养猪只淘粪是因为他是个胆小鬼,打仗时像缩头乌龟,只打了一次游击队就不让他去前线了。虽然这种说法对老金法不利,但老金法是个共产党员,是我们村支部里的人,在我们村说话也有一定的分量,所以附和的人也不少。再说守仁,年纪不大,也没参加过革命战争,但他要求进步,入了党,也是我们村支部里的人,代表着我们村的少壮派,当然也有支持的人。于是两派争个你死我活。这边说是黑马,那边说是白马。就在这个时候,我们村的支书冯思有走了过来。冯思有是我们村普遍承认的老革命,资格老,威信高,脾气相对也大,整天黑着脸,随时要训人的样子。虽然冯思有样子比较可怕,但我们村的人却认为冯思有其实是个心肠不错的人。总之,冯思有的革命经历我们是确信无疑的,因为他的身上有好几处伤,货真价实,那光滑的疤痕在他身上散发着光荣的光芒和气息。他是我们村真正的权威。当人们为某事争执不下时,只有他才能一锤定音,不管他说得对还是错。冯思有站在两派的中间,听两派描述自己认为是白马或黑马的依据,以便定夺。虽然冯思有并没看到刚才奔驰而过的马,但他还是板着脸,坚定地说:跑过的马是白马。双方的争论这才平息下来。

那边成人的争议刚刚平息，村头的粪坑上，两个孩子也发生了争执。他们为谁最先见到马争了起来。这两个孩子一个叫小老虎，一个叫花腔，两人都是十四五岁。这样小的年纪老实说拉大便是没有规律的，但他们发现大人们都是每天早上坐到粪坑上拉大便，于是他们也人模狗样地早早起床到粪坑上大便，意思是说他们也长大了，可以和大人平起平坐了。但这两个孩子，却是相互地看不惯，相互地不服气。那叫小老虎的孩子，其实很有点领袖天赋，我们村的孩子都听他的，都愿意和他交朋友。那叫花腔的脾气有点怪，不太合群，平时独来独往。不知怎么的，花腔就是有点看不惯小老虎，觉得小老虎有点自以为是，因此如果小老虎说东，花腔一般都会说西。小老虎对花腔当然也有看法，他觉得花腔没有理由和他对着干。小老虎很想找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花腔。现在机会来了。

事情起因是这样的。小老虎和花腔正在大便时，马儿从天而降，从他们面前跑过。小老虎见到马儿很兴奋，立马从粪坑上跳下来，高呼道：我见到马了，我见到马了，是我第一个见到了马。这时，花腔也从粪坑上跳了下来，他不以为然地说：你叫什么呀，是我先见到马儿的。小老虎听了这话，很扫兴。别的孩子可不敢在他面前这样说，就是这个人一点都不买他的账，因为这个人自称能够目穷千里，还能透过衣服和皮肉看到别人的五脏六腑。小老虎可不信这个鬼。小老虎就把眼瞪圆了，他问：你说什么？花腔冷笑了一声，说：是我最先见到马，马儿还在半空中我已经看到了。小老虎想，我今天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于是他就过去给了花腔一拳。两人就打起来了。

刚刚争论完的成人见到两个小家伙在粪坑前大打出手，觉得又有事做了，他们就走过去看两个孩子打。这也是我们村的风俗，我们村的人喜欢看牛打架，也喜欢看小男孩摔跤，孩子

们在打架他们就在一旁起哄。见有人起哄，两个孩子就越打越勇。但一会儿，两个孩子看来没了劲，都把各自的手搭在对方的肩上原地打转。成人看着不过瘾，纷纷走了。两个孩子就自动放开了，因为他们觉得谁也制服不了谁，如果再打下去只能两败俱伤。他们之所以自动放开当然也有些外来因素，因为田间广播突然响了起来。他们俩都没有精神准备，吓了一跳。这一吓就各自收起了搭在对方肩上的手。手是收起来了，但口没有收起来，依然对骂。小老虎说：这次便宜了你，下次就剥你的皮。花腔当然也不甘示弱，他骂：我下次不但要剥你的皮，我还要抽你的筋。

他们骂的时候，田间广播开始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节目。一个女播音员正在铿锵有力地说：《海瑞罢官》宣扬了什么？……所以，《海瑞罢官》是一株毒草，影响很大，流毒很广……但我们村的人没有一个听懂广播里说的是个什么意思。

2.

关于我们村谁最先见到马，不是花腔也不是小老虎，而是步年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那天早上，步年在另外一个村里替人出殡。这个村在我们村的南边，而马是从南边来的，因此步年最先看到了马。

步年当然不是殡仪馆的，我们那里还没有实行什么火葬。我们那里人死了比较复杂，有一套仪式的。我们那里人死了就放到棺材里，然后由八个人抬着把棺材埋到山上的墓里去。但棺材前面要有一群人敲锣打鼓，吹拉弹唱，棺材后面死者的亲戚要披麻戴孝、嚎啕大哭。步年就是棺材前面吹拉弹唱队伍中的

一员，他吹的是唢呐。他们吹的是《孟姜女哭长城》，这曲子是步年选定的。他们如果替婚礼吹奏他们就用《社会主义好》或《歌唱祖国》这曲子，但出殡如果用这样的曲子就不太好，于是步年想了想就选了个《孟姜女哭长城》。当时有人提出光吹一个太单调，步年就又想了想，另外预备了一个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步年想，反正苏联也变修了，吹这个曲子给死人听也不算反动。但这个曲子别的人没听过，步年只好一句一句教他们。后来吹拉弹唱的那一伙就都学会了，他们把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吹得无限悲戚。

出殡的队伍缓慢地朝山上爬去。步年吹得很卖力。步年吹的是唢呐，是棺材前那一伙的首席乐手，因此，气氛好不好全仗他了。步年不但卖力，吹得还蛮有创造力，他把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中的某几个音无限拉长，这样，听起来就有一种悲叹的效果。当然步年吹得这么卖力这么有创造性是有原因的。

步年今年十九岁，是我们村的天才。这样说他是因为他懂得许多东西。别人感到为难的事他一学就会。他似乎热爱一切民间的东西，他很能赌，会吹唢呐，还喜欢演戏。我们村的人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学会这些玩艺儿的。后来我们发现他其实也不比别人聪明多少，要说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总是能够和一些老家伙一些怪人交上朋友，他的许多玩艺儿都是向老家伙们向怪人们学来的。比如村头的瞎子水明，他能打扑克，因为他能摸得出每一张牌，所以眼睛瞎也没问题。每张牌平平光光的，可瞎子水明就能摸得出。步年很奇怪，就同水明交朋友。水明就向步年教了一二，步年没多久即能摸得出每张牌了，虽偶有失误，但如果同人打扑克，步年这点功夫是足够了。总之，步年对民间角落落那些事情很感兴趣。

现在躺在步年后面棺材里面的那个死者也是个怪人，也是

步年的朋友。这个人不是我们村的人，本来步年一伙人是不给别村的人搞仪式的，但有一天，这个人自己找上门来了。

这个人叫高德，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，他找到步年，对步年说：步年，我和你朋友一场，我这辈子对你没任何要求，只有一事相托。我死后，你要把你的吹拉弹唱那伙人叫过来，给我送葬。步年知道这个老头有点疯，以为他说这疯话是开玩笑，所以就说：你好好的人，怎么想到死了，你是不是活腻了。老头说：钱我带来了，五十元，这点钱是给你们兄弟的辛苦钱。到时你们要好好给我吹打一番。步年看到钱就笑了，他说：高德老板，你这个资本家，就认钱字，你如果死了，你不花钱我也给你去吹。老头说：你如果不拿着钱，我就会不放心。我都要死的人了，你让我放心点好不好。说着老头把钱塞给步年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几天以后，步年才知道老头没开玩笑，老头在绝食，谁劝他都不行，他就是想死。高德老头这样，村里的人也拿他没办法。他们村的人认为高德老头是个高人，他有料事如神的本事。这个结论村里人当然是经过几十年的观察才得出来的。开始，村里人认为高德是疯子。从前，高德是资本家，在城里开了一家大煤场，生意一直不错，但一九四八年后他不想开这个煤场了，他把煤场分给了工人们，自己回到乡下来了。他到乡下后，还劝那些富人把地卖了得了，换些钱享受享受，结果高德被乡绅们骂得要死。这些富人不听高德话的结果是一九四九年一个个人头落地。但高德一九四九年后政府一直把他当做一个开明绅士、社会贤达，日子过得比较滋润（他这个人懂得享受）。这以后，村里人认为他是个预言家。现在预言家活得好好的，却去绝食，村里人又有点想不通。因为高德老头永远正确，村里人想不通也就不去想它了。

步年知道高德老头绝食的事时，老头已差不多了。步年还

打听到老头不但给了他钱,还给了别的人钱。也就是说老头把自己的后事都安排好了。老头考虑得还相当仔细,比如,谁替他的尸体擦脸(因为绝食时,他的口水横流,把脸弄得很脏,所以死了需要擦脸。干这活可得二十元),谁背尸体(可得五十元),谁抬棺材(可得一百元)等等。步年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等他赶到老头那里,老头已奄奄一息了。老头睁开眼,看了看步年。他的眼神已十分遥远。老头张了张嘴,从嘴里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,那声音像是从肺部里出来,细若游丝,发出的音节像鸭叫,又没有鸭叫那么响亮,或者说他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喉头有痰时说出的话。步年好不容易才听清楚老头说了什么。

老头说:多看看报纸。多听听广播。

老头说时还吃力地抬起那只早已没有力气的右手,做了个平时说话用来强调语气用的手势。这时步年突然发现老头的眼神中有某种惊恐的神色。

现在步年按老头的要求叫了他的伙伴给老头出殡。由于上述原因,他吹得如此卖力就不难理解。在黄泥小路上,在棺材的前头,步年把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吹奏得如诉如泣,可谓撼天地而泣鬼神。步年一边吹一边想,这个高德老头临死还不忘做一回他的老师,竟然叫他看看报纸。步年可不想看报纸,他一看报纸头就大。他觉得还是这样穷乐来得有趣,来得自由自在。贼,他竟叫我多看看报纸。

步年正这么想的时候,突然感到天空中出现异象,抬头一看,原来是马儿。这是步年第一次亲眼见到马,以前只在图画中或电影中看到,虽然这样,步年还是一眼认出那是马。这时,步年手中的唢呐停吹了。他一停吹,他的伙伴也都停吹了。他们都站着不动看疾驰的马儿。他们还看到了马背上的军人,都说是解放军是解放军。他们前面停下来,后面抬棺材的也只好停

下来。我们那里的规矩，抬棺材的半道上不能把棺材放下来，否则就要倒霉。抬棺材的人都知道，抬着走的时候借着棺材上下的颠力，也不感到很累，但如果站着不动，就很累人。抬棺材的人就骂步年他们一伙。他们骂：你们发什么呆啊，是不是见到大头鬼啦。他们正说着，也都见到了马儿。

步年见后面的人骂，好像是从梦中醒了过来。他听到远去的马蹄声清脆悠扬，就跟着马蹄声的节奏吹了起来。于是，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变得欢快起来。步年后来觉得自己很对不住高德老头，人死了还吹得那么高兴，他真担心老头从棺材中爬出来把他训一通。那老头儿可是非常地好为人师的。

3.

步年那天在给人出殡时，突然见到了三匹从天而降的马，他吹奏的心思就没有了。这是步年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马。如前所述，步年对新事物有很强烈的好奇心，那天他见到马当然也想弄清这是怎么回事，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步年以前认为马儿是电影里的事物，现在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出现在送葬的时候，是不是见到鬼了？那天，见到马以后，步年吹唢呐吹得有点心不在焉。当时他就想，回去后一定要弄它个明白。

步年当然马上打听到马儿到来是因为军队开进了天柱。军队进来了，粮草也要接着运来。如前所述，我们这里交通不便，汽车没法子开进来，军队只好用马运送给养和情报。这样我们村的人就有幸见到了马儿。

但要见到马也不容易，特别是近距离见到马更加困难。步年替高德老头吹打完后，回到村子里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村头等马儿们再次飞驰而过。这天他回村已是午后。早上的雾气已

散,天气晴朗。因为是春天,虽然太阳很大,但也不算太热。步年来到村头时发现村头站满了孩子们。小老虎领着孩子们在村头的香樟树下撒野。花腔却独自一人趴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,但眼睛却一直望着南方。我们村的人都说花腔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,说花腔不但能看穿人的五脏六腑,还能目穷千里。小老虎这边却没像花腔那样专注,他们在马儿没出现以前显然对欺侮人更感兴趣。小老虎觉得解放军骑在马上真是威风,他很想尝尝骑马的味道,但这是不可能的,因此他只能想些办法,比如让一个孩子趴在地上做马,而他骑在上面。他就走过去对一个胖孩说:趴下。胖孩不解其意,说:你叫我干什么?小老虎说:我要把你当马骑。胖孩显然对这个提议不太接受,他说:你那么重我怎么吃得消?这时,另一个瘦子跳将出来,他说:你不愿意就算了,骑我的吧。小老虎没骑到瘦子身上,而是瞪起眼睛看胖子,他的眼睛瞪起来有点吓人,瞪得胖子要哭了。胖子坚持了会儿,趴到地上说:好吧?小老虎爬到他身上说:我为什么要骑你?因为你胖,像一头猪,骑起来舒服。

小老虎的行为步年全看到了。步年觉得小老虎是太不像话了,他决定管管他。步年觉得自己十九岁,是成年人,管管小孩实在很应该。他走过去,把小老虎从胖子身上拉下来,训斥道:你怎么这样欺侮人,他是人你怎么能当马骑。小老虎被步年一拉差点摔倒,他没想到步年会来管这事。我们村里的成年人可不愿管孩子们的事。所以小老虎认为步年很没资格,他反唇相讥:是他自己愿意的,管你屁事。步年问胖子:是你自己愿意的?胖子见有人为他打抱不平,就说:我不愿意。步年又训小老虎,说:你都听到了?人家根本不愿意嘛。现在是社会主义,你还想像过去的地主资本家一样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?步年这样一说,小老虎就有点被镇住了。但小老虎也不是这么好唬的,他眼